

#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

## 汇 编

经济金融

Shanghai Wenshi Ziliao  
Cungao Huibian

5

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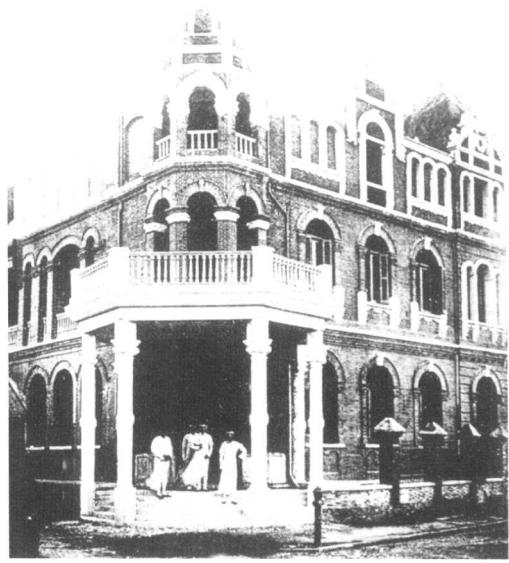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

## 汇 编

经济金融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信成银行



中国通商银行



旧上海的钱庄



浙江兴业银行



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



中国银行

华安保险公司



万国储蓄会



# 目 录

关于上海中国银行 1916 年抗令兑现的回忆 .....	林汉甫 /	1
我所知道的中国银行外汇业务 .....	樊正枢 /	14
知名银行家宋汉章 .....	陈安性 余启德 /	26
张嘉璈与上海民族工业 .....	潘仰尧 /	35
附:张嘉璈小传 .....	潘仰尧 /	42
爱国银行家程慕灝的一生 .....	阮秀堃 /	47
抗战时交通银行等在港印销钞票鳞爪 .....	许敬甫 /	64
菲律宾交通银行概况 .....	沈叔玉 /	71
钱永铭其人 .....	潘仰尧 /	78
中国农民银行简史 .....	砚 农 /	87
中国农民银行代兑港钞的一笔损失 .....	陈晓起 /	111
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 .....	胡鲍淇 /	114
盐业银行二三事 .....	王孟年 /	130

## 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借款及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

- 始末记 ..... 朱彬元 / 133  
关于《周作民与金城银行》一文的补充 ..... 邓葆光 / 136  
胡笔江从钱庄学徒到交行董事长 ..... 通 三 / 139

- 陈光甫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..... 王奉明 汤斌盦 / 149  
上海银行的农贷 ..... 蒋叔雍 / 164  
忆浙江兴业银行两位创办人——蒋抑卮、叶揆初 ..... 章立之 / 178  
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 ..... 潘仰尧 / 185  
王志莘、孙瑞璜与上海新华银行 ..... 吾新民 / 189  
我曾两任江苏省农民银行分支行负责人 ..... 赵耿梅 / 199

- 上海信成银行史略 ..... 沈云荪 / 205  
沈缦云 1912 年南洋之行 ..... 沈云荪 / 215  
附：孙中山先生手简考释 ..... 沈云荪 / 219  
中华懋业银行的成立及其停业 ..... 朱彬元 / 221  
大中银行概况回忆 ..... 王尔蕃 / 226  
中信商业银行简史 ..... 叶景灝 / 233  
旧上海银钱业巨子秦润卿 ..... 范学文 / 244  
银行专家陈朵如 ..... 孔缓蘅 郑叔屏 阮秀堃 / 255  
中华汇业银行的始末 ..... 周叔廉 / 265

- 北京东交民巷中外银行见闻录 ..... 沈国勋 / 286  
我和花旗银行 ..... 姚企期 / 305

---

也谈解放前华侨在广州投资纪略 .....	黎照寰 / 312
旧上海钱庄“接财神” .....	朱鸣和 / 322
橡皮股票风潮始末 .....	卢书鋗 宋紫云 / 326
旧上海的交易所 .....	项仲川 / 341
旧上海的外汇掮客 .....	姚吟舫 / 354
中国征信所史料 .....	吴中凡 / 362
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情报与市场信息 ...	邓葆光 / 372
附：关于“东方”补充材料之一 .....	380
关于“东方”补充材料之二 .....	382
中国首家保险公司创办人吕岳泉 .....	阮秀堃 吕维屏 / 386
万国储蓄会史料补述 .....	陈建中 / 403
国民节费储蓄会的创立 .....	沈云荪 / 406
谈“银行星期优利存款” .....	李鸿寿 / 408
旧中国“军政机关公款存汇办法”的实施 .....	余壮东 / 413
徽帮典当 .....	庄效震 / 431
我所知道的清末民初南京民营典当业 .....	王启勋 / 442
大昌典当陆慎裔 .....	周云龙 / 457
解放初期上海市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 ...	蔡有兴 宋紫云 / 460

# 关于上海中国银行 1916 年 抗令兑现的回忆

林汉甫

最近因为搜集金融史料的机会，我曾先后访问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，前中国银行总文书吴震脩，上海分行副经理冯仲卿、史久鳌、潘久芬诸位先生，并开了几次座谈会，座谈 1916 年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北洋政府国务院中、交停兑命令的经过。兹将访问和座谈所得资料整理汇述于下。

## 1916 年中、交停兑的由来

林汉甫：1916 年 5 月 12 日北洋政府国务院通令各地中国、交通两银行（以下简称中、交两行或中行、交行），所有该两行已发行的纸币及应付款项，暂时一律停止兑现付现，一般人都说是梁士诒的主张，究竟实际情形如何？

李思浩：那时袁世凯已被迫取消帝制，段祺瑞由国务卿改任国务总理不久，财政总长已公布为孙宝琦，尚未就职，一切财政上的调度，都由梁士诒在幕后主持。梁认为中、交两行共发行钞票 7000 余万元，而库存现金只有 2000 万元。除放出商款约 2000 万元外，历年贷与政府约有 4000 万元。当时内外债方面，业已无法可想，如因军政各费，继续增发钞票，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，银行会立即倒闭，局面将不可收拾。遂将中、交两行内幕和盘托出，主张仿照各国先例由政府通令中、交两行停止兑现付现。段祺瑞派他的亲信国务院帮办秘书(副秘书长)徐树铮等共同筹议。徐等最初还指望拨付盐余等小额款子，暂时渡过难关。我记得就在停兑院令发表前几天，徐与北京交通银行经理胡笔江偕同他们的好友王郅隆 3 人忽然跑到财政部来找代理部务的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(岱杉)，要求发放盐余 500 万元，我那时是盐务署的厅长，适亦在座，就说盐款向由汇丰银行经管，除扣付债款本息外，这个月余款至多不过 100 余万元，不可能拨付如此巨数。经张派人去查看盐务稽核所的帐，果然只有余款 70 余万元，而北京军警的饷项和各部院的薪俸，都靠此款支付，不能随意挪用。徐即对胡、王两人说：“只有停止兑现的一法了。”并嘱大家严守秘密，不得外传。嗣因各地军事日见紧急，中、交两行在济南、天津等地已先后发生提存、兑现情事。徐等急迫之间，不及等待新财长到任，就请段以国务院命令通告中、交两行停止兑现付现。这事虽是梁士诒的一贯主张，最后决定还在徐树铮。徐是段最亲信的助手，多年相随，言听计从，如果没有徐在段面前极力主张断然处置，也不至于贸然以院令发表了。

林汉甫：听说孙宝琦对于停兑一事，很不赞成，他有没有什么表示？

李思浩：孙宝琦到财政部就职时，曾问过我：“如此大事，为什么不等候新财长到任后再决定？”我说：“他们替你负了这个大责任去，不是更好吗？而且万一挤兑，将奈何！”孙为之默然。孙在阁议中主张恢复兑现，未能办到，不久即去职。财长一职于 5 月 20 日由交通系健将中国银行总裁周自齐继任。

袁世凯死后，周自齐、张弧先后去职，我以盐务署厅长署理署长兼财政次长，并代理部务，有一次我和段祺瑞谈到上海中国银行抗命兑现事，段的态度非常和缓，他表示中、交京行停兑，系因当时政府的财政业已山穷水尽，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，勉强应付一时；中行沪行设在租界里，与外国商人关系较深，停兑不易办到。实际上中行的人和北洋政府也不是没有联系的。

### 上海中行抗令兑现的经过

史久鳌：自从 1915 年 12 月 25 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后，贵州、广西两省先后响应，西南讨袁的战事日见扩大，北洋政府的财政也随之更感困难。中、交两行一向是政府财政的挹注机关，各地商民因反对帝制而不信任中、交两行，已有兑现、提存的举动。1916 年 4 月 12 日浙江省宣布独立，沪杭铁路中断，上海市面开始恐慌，南市钱业收缩放款，油、豆、米、麦各业随即停止交易。4 月底又有北洋政府将发行不兑换纸币的消息，虽经财政当局否认，人心仍不安定。5 月 10 日殖边银行上海分行忽告挤兑，整个金融市场遂陷入混乱状态。

潘久芬：殖边银行创办人是军人徐绍桢等，总行设在北京，上海分行成立于1914年底。初开办时，内部设备及存折样式等颇为新颖，吸收存款不少，并于1915年起发行钞票，全市通用。1916年初讨袁军兴，徐绍桢忽于4月底由北京到上海，外间传说系为北洋政府筹饷而来，引起商民注意。适5月10日该行应付麦加利银行的款项5万元，未能照付，消息传播出来，遂发生挤兑提存风潮。虽由该行多方设法应付，未能平息。

史久鳌：就在这个时候，北洋政府对中、交两行停止兑现付现的办法，正在酝酿进行中。5月8日中、交总行曾密令中、交上海分行迁往租界以外的南市十六铺地区，中、交两分行曾电询总行为什么这时有迁移的必要，并未接到答复。5月12日上午停兑令到达后，交行即于次日（5月13日）登报公告，遵照办理，自即日起，所有该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，暂时止兑。中行因于事前获有停止兑现的消息，秘密组织股东联合会，议决抗命，遂于13日对外宣告，拒绝执行院令，仍照旧章营业，所有沪行发行的钞票及经收存款，一律兑现付现。一场抗令兑现的风潮，就此开始。

潘久芬：中行股东联合会成立后，即以该会名义发表宣言，略谓：“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，且为中外观瞻所系，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。”并决定办法五条，即由该会推举监察人到行监察，并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；所发钞票，随时兑现，不得停付；所有存款，均到期立兑；但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，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理；将来如商家受有损失，悉由该会向南北政府交涉，归正式政府承认。所请英国籍律师古柏及日本籍律师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

财产后，即具函全权委托原经理人宋汉章、张公权仍照旧主持营业。同时浙江兴业、浙江地方实业、上海商业储蓄等银行代表大宗存户，委托英国籍葛福莱律师致函宋、张两人，要求“将存款及钞票，准备充足，照常兑付”。

史久鳌：一般市民因为受到殖边银行挤兑的影响，对于银行钞票的信用，大为动摇。而且中、交两行同时奉令停兑，交通业已遵照办理，中国虽然照市兑现，商民还不知道中行内容如何，究竟能否继续兑现，因此 13 日消息公布后，持票到中行兑现者，拥挤不堪，捕房恐乱秩序，加派巡捕多人，到行照料，兑现者统由前门进后门出，秩序很好。沪行柜台人少，应付为难，乃派定 16 人专兑钞票，并同时委托外商银行及南北市钱庄悬牌代兑。

潘久芬：这一天是星期六，下午原不对外营业，中行特别延长到下午 3 时。第二天为星期日，特破例在上午 8 时半起，开门半天，照常收兑钞票。头两天到行兑现者每日各约 1000 余人，第一天约兑付 40 余万元，第二天半日之间约兑付 20 余万元。第三天因为外商银行开会议决，由道胜出早仓<sup>①</sup>接济中行，消息传出，人心稍定，风潮即开始缓和，工作人员得到各方面的援助，信心加强。这天兑现者仅 400 余人，全天兑出 30 余万元。第四五天人数减少，兑出银元不过一二十万元。第六天情形更见缓和，各银行收到中行钞票，随即用出，并不持往中行兑现，市面流通情形已与未起风潮之前无异。

---

① 外商银行出仓时间，一般约在每天营业时间终了以后，下午五、六点钟。出早仓是提前出仓的意思。

冯仲卿：这次风潮是沪行历次风潮中最大的一次，自5月13日到5月19日，经过一个星期才完全平息。

史久鳌：在风潮初起的头两天，沪行工作人员非常紧张，大家彻夜不眠，就是宋汉章本人也是这样，口内含了一支雪茄，跑进跑出，通宵达旦。

潘久芬：我那时是出纳主任，和同事们日夜工作，异常辛苦，约一星期没有睡好觉。

冯仲卿：宋汉章、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，商量应付办法。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外，这次抗命兑现，是把性命捏在手里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。

林汉甫：项兰生在自订《荣叟年谱》中也说到：“时袁间谍密布，溯初（黄群，为梁启超弟子，国会议员）由吾弄（在上海公共租界）迁法租界避危，宋（汉章）亦栗栗危惧。”

冯仲卿：在这次风潮中，上海各钱庄对于中行的内容，认识不清楚，帮助不大。我那时是营业专员，有一次中行向安康钱庄拆借1万两银子，第二天安康就托辞说没有银子，不肯转期，其实中行库存那时还有300余万两银子呢！

史久鳌：头两天中行委托各钱庄悬牌代兑中行钞票，有交情的肯兑，没有交情的不肯兑，有几家虽代兑但不肯悬牌。凡是代兑者都由中行每家先送现洋5000元一箱，方肯照兑。

潘久芬：开始时代兑的钱庄不过七八家，随后沿马路的钱庄，均代兑中行钞票，尽量减少中行兑现拥挤现象。中行存在代兑钱庄过夜的银元，每家也增加到1万元以上，总计约三、四十万元。有些小钱庄在兑现时，最初有抑价贴水、乘机勒索事情，经中行登报揭发，并由官厅查禁后，始行绝迹。

## 中、交两行的对比

史久鳌：中国和交通两银行同是北洋政府的金融机关，它们的上海分行设在上海租界里，都在上海地区发行钞票，为什么奉到停兑院令以后，中行沪行拒绝执行，照常营业，交通沪行则遵令办理，闭门停业呢？这是与两行的政治背景、经济力量以及负责人的胆量和经营作风等都有关的。

冯仲卿：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，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在沪股东组织股东联合会，呈请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原有的商股、商存，即就上海分行改组为中国银行，因此中行沪行成立在总行之前，在全行中历史最久，地位也最重要。

吴震脩：中行北京总行自民国元年成立后，总裁、副总裁随着财政总长的更迭而进退，是各派政客官僚争夺的对象。到了民国五年五月间已更换了 9 人。交通系梁士诒等几度要攫夺中行领导权力，均未完全到手，直到停兑前才由该系周自齐任总裁。

潘久芬：中行总分行重要职员，对于停兑，多不赞成。中国沪行经理宋汉章是在上海租界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商人，只知道做生意，不问政治。他在辛亥革命时是上海大清银行经理，曾因不同意沪军都督陈其美借垫款项，博得上海商人的好评。他认为银行发行钞票，既然拿了人家的钱，就应当如数还给人家。政府如有存款，可以随时提取，但不能任意要求银行垫款。

吴震脩：中国沪行另一负责人是副经理张公权，他是日本庆应大学出身，那时年才 30 岁左右，文笔很好，向与新闻界有联络，曾在浙江省议会、北京参议院做过秘书，后通过进步党梁启

超的关系，到沪行事。

史久鳌：沪行抗命兑现所以能够成功，是与报馆的合作分不开的，这是张公权平日联络之功。

吴震脩：后来江苏冯国璋、湖北王占元等都通电赞同中国沪行的办法，先后抗命兑现，这是张公权通过进步党的活动所起的作用。

潘久芬：宋汉章在行内有实权，对外商银行有信用。张公权长于政治活动，对社会各方面和报馆也颇有联络。沪行营业主任胡稑芗在钱业中有地位，经过他的疏通，中行才能派人到上海钱业市场做交易，各钱庄承认中行是同业，不作为普通往来户。3人各有所长，相得益彰，在这次风潮中都发挥了作用。

史久鳌：宋、张两人决定拒绝执行院令后，曾电复北洋政府，抗不受命，电文中有“为对持票人负责，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，愿尽一切力量，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1元，始行停兑”等语，措辞很激烈。

吴震脩：交通银行情形就完全不同。交行自1908年成立以后，一向在交通系梁士诒直接控制之下，政府积欠款项为数甚巨。社会各方面均认为交行是袁世凯称帝的筹款机关，不能与中行相提并论。

林汉甫：是年5月20日《新闻报》“北京特别通讯”曾提到：中、交两总行在院令发表前，曾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，交通各分行无异议，中国各分行均不赞同，尤以上海、汉口、南京、镇江等行反抗最力，谓“交行自杀，系属自取，中行陪杀，于心难安，宁可刑戮及身，不忍苟且从命”。

史久鳌：交通沪行经理先后由倪锡畴、施省之（肇曾）、张绍莲（恩仁）担任。张是袁世凯的亲信，于1916年2月被暗杀后，